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〇五回 亞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戶招親

且說徐慶的主意，要到後頭與姑娘比試。徐良雖不願意，又不敢違背父命，只得點頭應允。李珍、阮成二人不知什麼事情，有閻齊告訴了二人這段情由，兩個人都說：「我們今天可來著了，平時她會欺負咱們，這可叫她領教領教罷！」原來這兩個人也是素花、英雲手下的敗將，如今一聽姑娘要與徐良動手，全都願意看著姑娘輸了，他們好趁願。眾人隨往後邊去。李珍、阮成問徐良：「你知道我們盟兄事情嗎？」徐良說：「我知道。」就把白菊花鏢打總鎮，鄭天惠投開封府，後上鵝峰堡討藥，受白菊花一鏢，白菊花打死師妹，摔死師母，逼死師傅，鄭天惠怎麼發喪，如此這般，說了一遍。二人一聽，咬牙切齒說：「天下竟有這樣喪盡天良之人！天地間就沒有個循環報應不成？」徐良說：「別忙，報與不報，時辰未到，惡貫滿盈，自然必有個分曉。」隨說著，就到了後面，一看五間上房，東西配房，極其寬大的院落，正芳引了徐慶，見了親家母，然後把徐良叫過去，與伯母行禮。李珍稱舅母，阮成稱師母，行禮已畢，皆因天氣炎熱，就在院中看了座位。鄭氏衝著徐慶說：「我的小兒太庸愚不堪，蒙老師朝朝暮暮，勞心勞力，實在我們夫妻感激不盡。」說畢，深深與徐三爺道了一個萬福。徐慶一生，最伯與婦人說話，人家說了多少言語，他一語也不答，也就作了一個半截子揖。鄭氏又與徐良說：「這位賢姪，刻下作的是什麼官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如今到我們寒舍，必是找你天倫來了？」徐良說：「正是。」就把相爺失印的事情，說了一遍。鄭氏回頭又與閻正芳說：「看這位賢姪，堂堂相貌，儀表非俗，真稱得起是將門之後。你我女兒之事，可曾對徐公子提過沒有？」閻正芳說：「提起咱們姑娘，她有多大本事？如居井底，不知井外乾坤多大，她會三五個招數，哪裡敢稱與人家比試，無非叫徐姪男替咱們教訓教訓她，從此就也不狂妄了。」徐慶說：「千萬不可那樣言講。就請出姑娘來，叫小子過去，讓姑娘打他兩拳，踢他兩腳，就算完了。」轉面來又對徐良吩咐：「少刻你姐姐出來，打你幾下，踢你幾下，不許你搶上風。你打她一拳，我給你一刀；你踢她一腳，我也是給你一刀；你踢她一個筋斗，我把你亂刀剁了。」徐良說：「閻老爺你瞧，我還活得了活不了啦？我要碰著我姊妹一點，我就是個副罪。」閻正芳說：「別聽你父親言語，全有我一面承擔。」閻正芳叫婆子請姑娘，由東院把姑娘請出來。姑娘來的時節，是穿長大衣服，珠翠滿頭，環佩叮嚀，看看臨近，閻正芳叫她見過徐叔父，然後見大哥。徐良說：「不能，這是姐姐。」後來一問，兩個人，全是二〇二歲。姑娘生日，比徐良大五日。李珍、阮成也見過姑娘，然後上階台石。老太太是在廊簷底下坐著，他們大眾，在院內坐著。姑娘來在老太太身後一站，徐三爺說：「姪女，就是為你兄弟說會掌心雷，姑娘心中有些不樂，你就更換衣服，快來打他幾拳，踢他幾腳，我就愛看姑娘們玩拳踢腿。」姑娘淨等著這句話哪。老太太說：「姑娘換衣服，與你的哥哥領教領教去罷。」閻正芳也說：「徐姪男脫衣裳，文不加鞭，武不善坐，動手非得利落不成。」徐良從見姑娘之後，低著腦袋一語不發，越想越不好，打量這姑娘本領若要是小，絕不敢與男子交手，倘若自己不是她的對手，現任一個四品護衛，輸給人家一個姑娘，非死不可。贏了人家，也沒有什麼滋味，實是心中難過，閻正芳又催他換衣服，又想男女授受不親，難以為情，哪裡肯脫衣裳。閻齊過來一定要他脫，徐良不肯，就把袖子挽起來，衣襟弔好。此時姑娘身臨切近，卻脫了長大衣，摘了花朵簪子，又用一塊鵝黃絹帕，把烏雲罩住，繫了個麻花扣兒。身上穿一件桃紅小襖，蔥心綠的中衣，西湖色花汗巾，大紅緞子弓鞋。窈窕的身軀，行動類若風擺荷葉一般，細彎彎兩道眉如新月相仿，水靈靈一對星眼，鼻如懸膽，口似櫻桃，牙排碎玉，耳掛金鈎。對面一看徐良，兩道白眉，盾梢往下一搭拉，形如弔客，一身青緞衣襟。抱拳連連說：「姐姐手下留情。」徐慶說：「小子，我告訴你的言語，你可牢牢緊記。」徐良答應。兩人留出行門過步，往當中一湊，將要揮拳比武，姑娘微微一笑說：「我問你有幾個首級？」徐良往後倒退身軀，一摸脖子說：「就是一個。」姑娘說：「你要是一個首級，就不用與我動手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怎麼？」姑娘說：「昨日晚間，你在店中吃醉了酒，在牀上睡覺，有刺客去，你怎麼醒的？」徐良說：「皆因牀往上一抬，底下有人說，有了刺客，我才醒的。」姑娘說：「若要不是那人將你叫醒--」徐良說：「我就死於那刺客之手了。」姑娘說：「你可知道那是誰？」徐良早已理會，說：「莫非是姐姐救我的性命？」就深深一恭到地，說：「姐姐，咱們不用動手了，你是救命恩人，要沒有你，我早已死多時了。」原來姑娘到閻家店，由東夾道往前一走，就遇見金永福、金永祿將要下房來。徐良可巧出去，她就鑽入房中，那燈也是英雲吹的，後來見刺客要結果徐良的性命，姑娘一想，這個人打死虎，與這一方除害，自己在這裡，見死焉能不救呢？這才把牀往上一抬，大聲一嚷：「有刺客到了。」姑娘想著，要與徐良較量，看他這個掌心雷怎麼使法，故此這就把衣服抱走，第二天用青竹竿挑出鏢囊去，特意招他前來。又一看他這大環刀，就知他是一條好漢。如今交手，提起昨晚的事情，徐良連連與姑娘道勞，不敢與姑娘交手。小姐說：「不交手也使得，你把掌心雷發出來我們看看。」徐良說：「實在不會。」姑娘說：「你不會，那虎到底是怎麼治死？」徐慶說：「我先打它一鏢，後砍它一刀在胸膛之上，方才結果虎的性命。那是我信口開合，姐姐何必認真。」徐良一定不動手，徐慶說：「就陪著你姐姐走個二兩趟，還不行嗎？」徐良無奈，說：「姐姐手下留情。」姑娘也不答言，二人這一掄拳比武，施展平生武藝、躡奔跳躍，閃轉騰挪，躡高跳矮，形若耗子，恰似猿猴，身軀滴溜亂轉。姑娘用了一個進步連環腿，將徐良腿兜住，住上一挑，徐良嘆息坐在地下，說：「姐姐，我輸了。」姑娘一笑，也沒到屋中穿衣裳，直奔東院去了。徐良說：「好本事，比我強夠萬分了。」閻正芳說：「賢姪，除了你伯母不懂拳腳裡的事情，剩下哪個不是行家？你贏了她幾手，她不認輸。嗣後你讓她這一招，她還不知道。可見得本領差的太多。總是賢姪容得讓得，稱得起量大寬洪。」回頭又叫閻齊：「告訴你姐姐去，她早就輸給人家了，叫她別自誇其能，她身上還帶著土呢！連要你哥哥的衣服。」徐慶說：「算了，只要姪女不生氣就得了。」閻正芳同著大眾，仍然奔前面廳房，同著徐三爺剛走不遠，婆子又把他請回去，說：「安人請說話。」閻正芳叫李珍、阮成，陪著徐家父子，前邊廳房內去坐。

閻齊上他姐姐院中，丫鬟正給小姐打來臉水，姑娘很覺著洋洋得意。閻齊進去，說：「姐姐你算贏了罷，把人家東西，還給人家罷！」姑娘說：「不算我贏了，還算我輸了？不是苦苦求饒，教他帶點傷兒我才罷手。」閻齊說：「你拿東西來呀！」姑娘說：「短不了他的物件。」叫五梅把箱子打開，把衣服、袖箭，飛蝗石口袋，大環刀，全都交給閻齊。閻齊把衣服裹著刀，往懷中一抱，說：「姐姐，你看你肋下，是哪裡來的土哇？」姑娘一看，說是方才蹭的。閻齊又說：「有土也蹭不到那裡去，你再看你右脅，你兩個膝蓋的左右中衣上，難道這幾處，也都是蹭的？」姑娘一瞧，納悶說：「怪呀！」閻齊說：「論動手，你早輸給人家了，別不害羞了！」姑娘一聽，羞的滿臉通紅，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，往裡間屋中一跑。五梅說：「大爺這是何苦？我家小姐高高興興的，滿讓你看了出來，也不便說呀！」閻齊抱著衣裳，直奔前面，到了廳房，徐良在那裡磕頭哪。原來是安人把員外叫住，與員外提姑娘的事情，說：「你我的女兒，如今已然二〇二歲了，終身尚且未定，咱們這裡，找不出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來。看這個徐公子，雖然貌陋，現任的官職，我雖不懂得武藝，見他也不在咱們女兒以下。我打算要把女兒給他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閻正芳說：「我一見徐良，就有這個意思，倒怕你不願意。如今你既有此意，這是很好的一門親事。」夫妻二人商量妥當，方才出來。見了穿山鼠徐三爺，就將女兒要給徐良的話說了一遍。徐慶哈哈大笑說：「親家，我那小子，長得〇分貌陋，如何比得過姑娘去，你要願意，我是求之不得。」閻正芳道：「親家，不必太謙了，你我就是一言為定。」徐慶最是性急的人，叫小子過來，與你岳父叩頭。山西雁暗暗著急，自己明明知道，在二友莊定下了一個，再要定一個，人家焉肯給作二房，日後人家豈能答應？說：「爹爹你老人家出來，我有幾句言語。」徐慶說：「小孩子，人家父母與你定親，你說使不得，你知道什麼，過來與你岳父磕頭。」徐良無奈，只得過來，與閻正芳磕頭行禮已畢，大家道喜，將要擺酒，外面號炮驚天，家人進來報說：「襄陽王反到這裡來了！」要問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